

洲鑒類函

六函



服飾部五

表  
襍  
裳  
襦  
袴  
祫  
褕  
襮

裘一

原說文曰裘皮衣也

增瑞應圖曰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事則渠搜國來獻裘王者德茂不恥惡衣服則

四夷乘白鹿來獻白裘毛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又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又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翬翔狐裘在堂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原禮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

又曰羔裘之褐也見美也裘之襲也克美也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法云衛尊者宜武猛

君子狐青裘豹裏元綃衣以褐之士也元與青相宜麝裘青犴裏絞衣以褐之新胡犬絞羔裘豹飾綃衣以褐

之狐裘黃衣以褐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大羊之裘不褐不文飾也又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始裘周

官曰司裘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大裘羔裘也祀天以示質仲秋獻良裘乃行羽物

鄭注謂鳥獸毛毛也良善也天子所服仲季

秋獻功裘以待班賜所服春秋鵠化爲鷩故於此時爲賜

人功微麗謂狐青犴裘之屬卿大夫

五經要義曰諸侯黼裘以攝田雜羔裘爲黼文也又曰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縕衣覆之乃加以朝服

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褐大裘不覆反本取其質也

增左傳曰狐裘蒙茸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原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溫也古者縕衣羔裘黃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

其輕暖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增漢書賈誼上疏曰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

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淮南子曰夫夏日之不披裘者非愛之也暖有餘於身也裘與蓋孰急見雨則裘不

用上堂則蓋不御此代爲貴者白狐之裘天子之披也而在朝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披羊裘而貨固其

事也狐裘而負籠甚可怪也哉增晉令曰山鹿白豹遊毛狐白貂領黃貂班白鼯子渠搜裘皆禁物墨子

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增抱朴子曰狐白不可以當暑

原說苑曰千金之裘非

一狐之皮也廊廟之棟非一木之枝也先王之法非一士之知也增文子曰裘足以禦寒蓋形潛夫論曰挾夫私計以論公政猶與狐議裘無時可得也符子曰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皮不可得也崔寔四

民月令曰蠶蟲並興以灰藏穠裘 桓譚新論曰振裘持領萬毛皆整 楊寔見曰大寒而後索裘不亦晚乎 柳宗元文曰冰雪之交衆裘我綿

## 裘二

**增**田休子曰少昊氏都於曲阜鞬鞬毛人獻其羽裘 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則鹿裘夏則葛緺

世紀曰禹治水卑天錫元龜渠搜國服禹之德來獻珍裘 左傳曰齊人以邾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

將殺之辭曰余不悅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

杜注曰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出其罪不多

**增**又曰昭公賜公衍羔裘使

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

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督幘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乃夫子也

**增**墨子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

之臣皆牂裘

韓子曰孫叔敖相楚衣羖羊裘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送左右各五百人

有繡衣而綈裘者

又曰晉平公出朝有鳥環

平公不去平公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

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鳳鳥也

曠對曰東方有鳥名諫珂文身而赤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君不衣狐裘以朝

乎平公曰然

**原**又曰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裘則溫且輕君宜

改之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晏子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

披狐白裘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今君不知也

公乃命出裘以與寒者發粟以與飢者

**增**又曰景公賜晏子狐白裘其價千金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

下不可以爲教 又曰晏子至晉有敝冠反裘負芻者晏子曰子何者對曰我越石父也不免凍餒爲人僕三

年晏子解左驂贖之 說苑曰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耶既作色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

衣狗裘者當狗號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呂氏春秋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歌之曰麝裘

而鞬投之無庚鞬而麝裘投之無郵三年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民之遺者民莫之舉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

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下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之乎

**原**戰國

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增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

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原戰國策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

出而不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

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濡入火不焦帝厚謝使者

增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蹠羣臣以勞體非至尊所宜帝

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原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

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

增又曰祭形爲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

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

曰有男子披羊裘

鈞澤中帝令齊元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又曰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能守錢虧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劉虞爲幽州刺史常著氊裘

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出觀察諸史見而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而辟焉

增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敢勅卒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原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

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者罪之

增晉書曰

羊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

又曰趙王倫字子彝初封鄉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

衆廷尉杜友正絹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

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屩好學兼術數趙

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怒遣兵圍之熊使諸生著已裘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

走得脫又曰桓元殺羅企生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敦參軍擊贍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可與小吏敦曰何故贍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裴佗暑不張蓋寒不衣裘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啟太后曰唐邕強幹

一

增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

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原戰國策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

出而不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

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濡入火不焦帝厚謝使者

增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蹠羣臣以勞體非至尊所宜帝

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原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

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

增又曰祭形爲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

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

曰有男子披羊裘

鈞澤中帝令齊元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又曰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能守錢虧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劉虞爲幽州刺史常著氊裘

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出觀察諸史見而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而辟焉

增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敢勅卒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原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

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者罪之

增晉書曰

羊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

又曰趙王倫字子彝初封鄉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

衆廷尉杜友正絹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

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屩好學兼術數趙

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怒遣兵圍之熊使諸生著已裘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

走得脫又曰桓元殺羅企生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敦參軍擊贍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可與小吏敦曰何故贍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裴佗暑不張蓋寒不衣裘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啟太后曰唐邕強幹

增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

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原戰國策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

出而不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

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濡入火不焦帝厚謝使者

增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蹠羣臣以勞體非至尊所宜帝

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原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

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

增又曰祭形爲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

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

曰有男子披羊裘

鈞澤中帝令齊元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又曰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能守錢虧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劉虞爲幽州刺史常著氊裘

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出觀察諸史見而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而辟焉

增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敢勅卒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原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

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者罪之

增晉書曰

羊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

又曰趙王倫字子彝初封鄉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

衆廷尉杜友正絹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

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屩好學兼術數趙

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怒遣兵圍之熊使諸生著已裘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

走得脫又曰桓元殺羅企生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敦參軍擊贍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可與小吏敦曰何故贍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裴佗暑不張蓋寒不衣裘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啟太后曰唐邕強幹

增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

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原戰國策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

出而不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

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濡入火不焦帝厚謝使者

增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蹠羣臣以勞體非至尊所宜帝

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原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

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

增又曰祭形爲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

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

曰有男子披羊裘

鈞澤中帝令齊元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又曰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能守錢虧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劉虞爲幽州刺史常著氊裘

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出觀察諸史見而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而辟焉

增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敢勅卒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原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

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者罪之

增晉書曰

羊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

又曰趙王倫字子彝初封鄉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

衆廷尉杜友正絹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

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屩好學兼術數趙

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怒遣兵圍之熊使諸生著已裘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

走得脫又曰桓元殺羅企生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敦參軍擊贍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可與小吏敦曰何故贍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裴佗暑不張蓋寒不衣裘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啟太后曰唐邕強幹

增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

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原戰國策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

出而不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

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濡入火不焦帝厚謝使者

增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蹠羣臣以勞體非至尊所宜帝

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原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

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

增又曰祭形爲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

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

曰有男子披羊裘

鈞澤中帝令齊元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又曰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能守錢虧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劉虞爲幽州刺史常著氊裘

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出觀察諸史見而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而辟焉

增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敢勅卒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原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

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者罪之

增晉書曰

羊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

又曰趙王倫字子彝初封鄉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

衆廷尉杜友正絹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

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屩好學兼術數趙

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怒遣兵圍之熊使諸生著已裘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

走得脫又曰桓元殺羅企生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敦參軍擊贍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可與小吏敦曰何故贍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裴佗暑不張蓋寒不衣裘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啟太后曰唐邕強幹

增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

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原戰國策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

出而不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

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濡入火不焦帝厚謝使者

增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蹠羣臣以勞體非至尊所宜帝

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原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

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

增又曰祭形爲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

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

曰有男子披羊裘

鈞澤中帝令齊元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又曰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能守錢虧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劉虞爲幽州刺史常著氊裘

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出觀察諸史見而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而辟焉

增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敢勅卒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原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

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內有造異服者罪之

增晉書曰

羊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

又曰趙王倫字子彝初封鄉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

衆廷尉杜友正絹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

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屩好學兼術數趙

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怒遣兵圍之熊使諸生著已裘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

走得脫又曰桓元殺羅企生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敦參軍擊贍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可與小吏敦曰何故贍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裴佗暑不張蓋寒不衣裘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啟太后曰唐邕強幹

人當千顯祖乃解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意在與卿共敝 集異記曰則天賜張昌宗集翠裘后令狄仁傑與賭此裘狄因指所衣紫拖袍曰臣以此敵后曰爲不若矣狄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皆北公襯傳曰張志和常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及成衣之雖暑不解 傳記曰李巖爲參軍時製一裘服之終身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言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元豐中何洵直議以黑縉作大裘如袞惟領袖用羔議者謂純用羔恐太重難服今請如洵直議從之

表三

狐腋 雄頭 王襄四子論 曰千金之裘 非一狐之腋 下詳裘二

黑貂 青鳳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兄送秦黑貂之裘 黃金百鎔拾遺記曰周昭王綴青鳳毛爲二裘 一名燠質

名暄肌常以禦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表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毛以贖死價值萬金矣

素錦 紫錦 素錦禮記鄭注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可使褐也 西京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麁裘黃衣狐裘襲裘長短右袂

左傳曰鵠鷺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鵠鷺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鵠鷺裘

狐貉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

論語曰鶡鶡裘履幅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未克西王母遣人被元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元狐裘

下詳裘一

鶡鶡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懲以所服鶡鶡裘就市鬻酒與文君同居

也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鳴鶡舞相如免脫鹔鹴裘又詩曰

鹔鹴裘貴酒

論語曰鶡鶡裘又詩曰

增

織

裘

唐

六帖

曰鄭

常衣

蘿裘

左傳

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又詳表二

入市畏

壞裘

唐李百藥文

曰

薦

文

而委贊

百結

衣號

百結裘

蘇軾詩

曰江

輕

裘

注常衣蘿裘

祖裘

左傳曰衛侯爲虎

幄於藉圃

軍夫乘裏甸

兩牡紫衣

狐裘

至祖裘不釋劍

而食

罪而殺之

意味存雞肋寒涼視馬毛千金既銷鑠猶聽胡風號

增賦唐獨孤授西域獻吉光裘賦曰邈矣外區實生珍異彼靈獸之則獲製良裘之斯至聖王之所未覩獻令之所莫備叶朝宗則來自金方應中國而色當土位意者以烈風之靡興溟海之清澄德動天而遐方內向氣入翼而貢獻足徵方啟襲以進御如執輕之不勝颺然舜風翠雲之光可奮籠夫堯日青鳳之煥徒稱故其背崑崙踰弱水重九譯越萬里豈殊俗之所貴信希代之爲美直千金者更輕稱狐白者非擬雖沉以天沼無易曠其之性燎以京薪獨異焚如之理斯乃動聽驚視孰知其然者矣夫物有難測必思之而不厭事有詭常亦推之而可驗何異績鼠毛以爲布引龍鬚以成絲幹於火而自若弦於弓而有之況能禦寒涼以効用衣褐襲以呈姿司服以登備皇儀而飾朝禮至尊爰御光紫極而耀丹墀遂使越人捧翟以求退王母收環而請辭羣公乃拜首而稱曰休哉聖君之緝熙且天地不愛其實豈戎夷敢愛其私乎將念委裘之有實防侈服之生禍表微於君子小人酌義於夏山殷火俾萬物之咸格其德風之在我於是天子曰俞彼則獻其琛曷若獻其可陶翰狐月裘賦曰邈哉瑞獸生乎青丘資挾溫以流潤得頤素而成裘故鎮毫錯毳匪剛斯柔象羣括以濟美較千年而取優配華玩於車服曜珍奇於貴游殷祀典以崇貢飾禮容而克修暨夫秋沉金氣冬舉元律進卿相之門登王侯之室寒祛溫薦恩纏好密任藏用以卷舒委涼暄以昇黜將絰衣以遞御與紩扇而更出苟人事之宜然諒廢興之若一嘉其全真定色育精含徽千金振價衆服騰輝朝臨皓雪且狀乎寒披鶴氅曉安朱架又象乎高懸玉衣雖質文之可別蓋貴賤而同歸故崇侈者取貴而尚戒奢者含貞以非矧乎從損而益工兼素腋德之攸親豈惟物新晏嬰相齊以推弊孟嘗獻秦而獲珍貞休利乎蕃決悔恠生乎妄人儻茲道之無替庶遺芳於後塵 雍陶千金裘賦曰良冶之子今不墜舊規製珍裘今巧意無遺非一狐之成此直千金而在茲蓋以表威服之麗者舉高價而美之儻以負芻如當市骨之日如將貰酒偏宜買笑之時如其選擇亦求粹白資衆毛取羣腋極狸製之狀殊豹飾之跡俾裼襲之有加欲曳妻而無斂紉針旣就振領提裳乍掩孔雀全欺鸕鷀有斯而死不於市衣此而坐不垂堂何必獻武帝之時人來西域受平公之處鳥下東方宜乎在苟見珍滿簾非貴將示美以爰御豈救寒而乃衣時彰節用乃三十年而尚存俗競奢妍乃十萬軍之所費觀

其皓練漸潔輕埃莫霑巾幣之酬猶少外飾之態俄添日影遙臨寧識驕驕之易雪華侈射自宜狐貉之兼爾乃取而諷論其象亦猶多士補于袞職羣材構于時棟豈比夫告弊於黑貂誇煥於青鳳然則乖惡衣之義生侈服之心既傷三德之數徒稱千鎰之金所以披鶴氅于王公獨標耿潔焚雉頭於晉帝用戒奢淫況乎衣褐可以備卒歲挾纊足以禦寒夜何勞寶劍侔貲豈要驪珠同價委此蒙茸之資被乎勤儉之化使徇盜之人盡息其偷詐

**原表**宋謝莊謝賜紹裘表曰臣莊言主衣黃達言勅賜臣紹文疋發粧聞元華有曜靡毫柔毳黯鑑自凝固以綵越綴輦光逾緝燕臣聞頃笑不妄韓裳勿假續有昭庸楚纊爰建臣歡忭自歌而同委衾之澤勤勞未報而叨解裘之寵空荷榮施徒貴微軀承殊恩必識服以渝生銘悅之情安知所寘臣受假無由恭拜謹遣表

**原啟**齊王融謝勅賜御裘等啟曰雲衣降受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不獨前寵曹王櫛帶復降今恩又謝竟陵王賜衲裘啟曰降飾自尊垂榮及賤元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間每流解裘之賜偏委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裘啟曰物華雉毳名高燕羽才慙齊相愧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卷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

衫一

**原**劉熙釋名曰衫芟也衣無袖端也揚雄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或謂之單襦晉東宮舊事曰太

子納妃有白縠白紗白絹衫竝紫結纓

**增**

文獻通考曰梁天監制直閣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衫從則

襦襠衫又曰唐初士人以棠苧襠衫爲上服貴女工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唐中書令馬周上議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襠袖襠襠爲士人上服開骭者名曰鞅骭衫庶人服之唐六典曰益州出高杼衫段浣花旅地志曰籠桶衫拂袖巾皆蜀人奉親之服通考曰宋制執儀仗者鸞衫宋史輿服志曰紫衫本軍校服中興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紹興二十六年禁毋得以戎服臨民自是紫衫遂廢又曰涼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禮部侍郎王儼奏竊見近日士大夫皆服涼衫甚非美觀而以交際臨民居官純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兩宮所宜革之且

文武竝用本不偏廢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體於是禁服白衫除乘馬道塗許服外餘不得服若便服許用紫衫 金史輿服志曰婦人上衣謂之團衫 日下舊聞曰元順帝時宮女奏樂或用唐帽窄衫州解元亦曾預元正朝會著白羅衫 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信州會樣來製

衫二

**增**炙轂子曰燕朝袞冕有白紗中單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至漢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

貴賤通服

**原**魏文帝列傳曰吳選曹令史劉卓病荒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汗火燒便潔

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浣之

**增**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以體上白絹單衣一領因士寄與妃 宋書曰

薛安都與魏戰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衲襠衫馬亦去其裝馳賊陣

猛氣咆噭所向無當其鋒者 又曰渴盆陀國士人剪髮著禮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縫前 宋起居注曰到

既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答云余衣本

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齊書曰陽休之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事左遷文宣

卿天百僚咸從休之爲驍騎將軍衣兩襠用手持白棓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

伯首帶蟬冕今處驍遊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

**原**劉敬叔異苑曰母丘儉

征沃沮使王傾窮其東界父老曰曾有破船從漢海流得布衫身如中人但兩袖頓長三丈 宋書曰高祖微

時有納布衫襠等衣旣貴付公主曰後代驕奢不節以此示之

**增**唐書曰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

上亦御夾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又曰桑道

茂見李晟以一縑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後道茂受朱泚僞官出衫衿示晟得原死 六帖曰昭宗旣

誅宦官第五可範等準國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賜黃絹衫一領以備宮中指使仍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

軍諸道監軍竝令停廢 晦菴語錄曰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皂後世循襲遂

爲朝服我朝渡江乃變爲白涼衫紹興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戎服也 又曰壽皇

初間羣臣皆許用紫衫 又曰祖宗時元正冬至皆有大朝會君臣都著法服諸州解頭亦預籍溪胡先生在

州解元亦曾預元正朝會著白羅衫 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信州會樣來製

士服正如此某後來看祖宗實錄乃是教大晟樂士人所服方知出處。朝野雜記曰宋自軍興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秦檜死魏道弼秉政復舉行之論者以爲擾學士上言會聚中顏色可憎今陛下上奉兩宮宜服紫衫爲便上從之蓋自渡江以來人情日趨簡便不可復故矣又曰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阜帶以治事終喪乃止論者以爲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禪除畢服紫衫阜帶以治事從之

衫三

涼白紗

絳納

車灌晉循復山陵故事曰梓宮衣物練單衫五領練襖衫五領白紗衫六領白紗衫六領白紗衫五領

前所居官也

曾從事

隱士唐詩曰將軍昔著從事衫謂吳起暫卸戰裝學著從事衫也梁福蘆衫

舍人面

顏郎

明皇遺事曰顏真卿問范氏胡曰吾得五品否尼指示紫布衣單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謝必戲胡且飲酒面赤曰舍人面色如衫色

長丈

七斤詳衫二上詳衫二僧問趙州萬

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衫四

碧衫

蘇軾夢詩曰亂點餘花墮碧衫

青衫

白居易詩曰江州司馬青衫濕

阜衫

士大夫家居常服

白衫

趙宋渡江時爲白涼衫

單衫

唐詩曰陽春三月單衫繡兩

補宋方岳詩曰蹇驢不管唐衫濕

練鵲衫

文獻通考曰宋制駕前殿前指揮使有練鵲蠍衫

孔雀衫

宋沈遼龜茲舞詩曰玉顏二高髻花

孔雀衫

高髻花孔雀羅衫金畫綾

寶相

高髻花孔雀羅衫金畫綾

寶相

高髻花孔雀羅衫金畫綾

補通考曰宋制執儀衫仗者有寶相花衫

荷葉衫

宋方岳詩曰荷葉衫枯蔽蔽塵

黃衫

唐詩曰黃衫年少來宜數富貴家之服也

冬衣葛衫

袁克冬初尚衣客戲之

衫五

增詩

唐白居易故衫詩曰閻淡緋衫稱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門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殘色過梅

看向盡故香因洗嗅猶存曾經爛熳三年著欲棄空箱似少恩

襜榆一

增方言曰襜榆江淮之間謂之幢榕自關而西謂之襜榆以無緣謂之藍縷

按襜榆音苦妣謂惟據以前後也

襜榆二

增漢書曰何竝爲長陵令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至寺拔刀刺其建鼓竝追之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變服馳去 東觀漢記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以絳罽襜褕與阜不受 又曰延岑上元還被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絳罽襜褕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卧不動吏謝去

襜褕三

原入宮 詣闕漢武安侯田蚡坐襜褕入宮不敬國除漢書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轂車建黃旗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稱衛太子

增服襜裙曳榆綫金史美服

志曰婦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編繡全枝花周身六瓣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曳獨爾之褕綫張揖注曰褕襜褕也

贈我絳罽褕何以報之

明月珠下詳襜褕二

增我絳罽褕何以報之

襜褕四

原縑襜褕東觀漢記曰王郎反世祖自罰東南馳取純輿從昆弟新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衣奉迎牙育拜純爲前將軍

增絳襜褕又云段頤滅羌詔賜錢十萬七尺絳襜褕

具絳罽襜褕桓譚新論曰余從長安謂道病蒙一禱解絳罽襜褕宿於下邑亭中

增張衡愁詩曰美人

諸于襜褕東觀漢記曰更始在長安諸將皆冠情而服婦

邊讓字文禮孔融薦於武帝曰邊讓爲九

一襜褕先生述征記曰齊之南有一谷谷中有襜褕先生碑平原人也

增我絳罽褕何以報之

襜褕一

增說文曰褐短衣也 原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增老子曰聖人披褐而懷玉 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

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道也 唐六典曰會州出駝褐常州出兔褐洮州出毛褐 文獻通考曰革輶銀褐飾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銀褐 又曰宋仁宗時太平日久士民富樂漫爲浮侈乃下詔禁約令京師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藍黃紫地撮暉花樣女子不得衣白褐毛段并夥褐帛

褐二

增左傳曰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籠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韓詩外傳曰東郭先生知木將亡褰褐而過其朝曰宋將有荆棘之患繁吾褐故褰而避之三年宋果亡 史記曰五羖大夫鄭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自鬻秦客被褐食牛暮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又曰妻敬隴西人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爲

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遂見上說上西行後漢黃瓊傳曰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又王望本傳曰望遷青州刺史州郡大旱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宿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又孔融薦褐衡表曰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晉書五柳先生傳曰桓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又曰皇甫謐字士安上書曰咎繇振褐不仁者遠矣唐史曰德宗召拜陽城爲諫議大夫遣長安尉齋東帛至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

### 褐三

**原毛布** 豁皮鄭箋曰褐毛布也 **縠皮** 蠻夷俗不蠶取縠樹皮熟撻之爲褐

裴淵南海記曰 **懷璧** 墮履 史記曰藺相如奉璧西入秦視秦王無意

賈城乃使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 **增孔子惴** 北宮刺 魯子謂子襄曰吾嘗聞大勇於良

吾不惴焉

孟子曰北宮黝

吾不惴焉

因長晚進之

桓良

因長晚進之

爲大夫婦人夢之得賢夫也 晉令曰旄頭羽林著長腰襦 唐六典曰女則半袖羃襦

襦二

增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小獄襦袴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民服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夫人衣無縫之裳左開之襦莖以養馬 漢書曰昌邑王被廢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王前聽詔 原又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寬中張禹等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班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紈襦袴之中非其好也 又曰廉范爲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范削毀先令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織成上襦一曰鴛鴦襦 以賜董賢 東觀漢記曰來歙詣洛見上大喜解所披襜襦衣歙 增漢書曰哀帝以東園秘器珠襦玉匣皆豫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婿如梁鴻者鴻聞乃求之女布襦袴裙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晋機與長沙夫人書曰士璜亡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 晉韓康伯傳曰伯數歲天大寒母爲作襦令持熨斗曰且作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火在熨斗中柄亦熱今既作襦下亦當煖 桓譚新論曰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獄其妻朱君至獄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爲誅袴而襦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齊書曰武陵昭王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王衣單進襦于王王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 又曰索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丘問巫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去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于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後魏書曰高祖復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袴者尚書何爲不察任城王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意欲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 列仙傳曰組伯子者冬著單衣盛暑襦袴 又曰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

襦三

**原紫羅**

**紫綺**

謂林曰謝鑄西著紫羅襦乃據胡牀彈琵琶作大道曲古詩曰細綺爲上襢紫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繡縠**

**金銀**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紫縠襦綺紗襦縠通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十一世祖也忽一夕見一神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降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襦四

**原羅**

襦史記淳于髡曰羅襦

襦衿解微聞香澤珠襦

吳春秋曰閨闥珠襦葬女以珠襦之寶朱襦

射禮曰君袒朱襦以射

薰襦大夫與士

射袒薰襦

易詩

**原襦**

襦衿解微聞香澤珠襦

吳春秋曰閨闥珠襦葬女以珠襦之寶朱襦

射禮曰君袒朱襦以射

薰襦大夫與士

射袒薰襦

易詩

**原絳**

襦上仙人絳羅襦

蘇軾荔枝詩曰海

未解襦莊子曰未解襦

朱襦口中有珠

薰襦

大夫人與士

七

**原絳**

襦上仙人絳羅襦

蘇軾荔枝詩曰海

未解襦莊子曰未解襦

朱襦口中有珠

薰襦

大夫人與士

七

**原絳**

襦上仙人絳羅襦

蘇軾荔枝詩曰海

未解襦莊子曰未解襦

朱襦口中有珠

薰襦

大夫人與士

七

江金華山

原禮記曰裳間色

又曰諸母不漱裳

鄧析子曰逆理而求之猶倒裳以索領也

揚雄方言曰陳

魏之間謂裙爲帔繞衿謂之裙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綾複裙丹碧紗紋雙裙紫

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繡纓雙裙紫碧紗縠雙裙丹碧杯紋羅裙

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有絳碧絹雙裙絳絹襠屬

絳碧絹雙裙絳絹襠屬

裙細絳紗複裙白絹裙

增文獻通考曰梁天監七年王僧崇云尋冕服無鳳應改爲

翟又裳有圓花與禮無礙是畫飾加葩鷩耳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日月星辰此以

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衣服畫龍則宜畫

鳳孔安國曰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向畫翟差降之文復將安寄

唐輿服志曰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

不過三寸

裳二

增左傳曰晉樂桓子欲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

酒數日衣穀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自魯往足重繭不休息裂裳裹之至郢見

楚王 漢書曰石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歸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

周禮若今汗衫中裙親身衣也

燕立爲皇后其弟上遺織成裙 東觀漢記曰桓少君旣歸鮑宣著短布衣裳

續漢書曰漢明德太后禿裙

不緣 增後漢書曰祭遵爲人廉約夫人裳不加緣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裙布荆釵

原西京雜記曰趙飛

帝時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 魏志曰管寧恒著布裙

增四王起事曰晉惠帝還洛陽得鹿犧車一乘以

單帛裙爲幃 後趙錄曰孟卓字君偉少修清苦之志著單裙十六年不換

齊書曰魚復侯子響不道帝以

兵圖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靖氏子響密作啟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且自申明云輕舫還闕而不得見

此苦之深惟願矜之無使竹帛云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事始曰梁武帝作五色繡裙以朱繩真珠

爲飾 後魏書曰河間任齊與太武攻赤連昌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旣覺諸門悉下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

北齊書曰世祖爲胡皇后造真珠裙所費不可勝計後被火燒之

事始曰隋煬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 唐孫伏伽上表曰近太后



戰甲裳  
甲裳  
戰甲  
甲  
甲  
甲

開裙  
梁劉遵諫舞詩曰風  
度開裙  
微微丁頰反

褰裳  
崔駰達旨曰有事則褰裳濡首

紅裳  
天寶遺事  
曰崔元徽

探藥夜回風月佳爽有白衣  
者曰李氏陶氏色皆殊麗芳馨襲人

元裳  
赤辟賦曰元裳  
衣鶴也

菊裳  
西京雜記始元二年黃鸝下太液池上爲

金爲衣兮菊爲裳

原莎裳  
待子曰有澤父者冠霞笠

增坤裳  
蘇軾詩曰坤裳有正色

風裳  
姜夔荷花詞  
水佩風裳

霞裳  
李白詩曰丹霞裳

唐明皇覽成帝以趙飛燕體輕能爲掌上舞置七寶

高掩前世  
白居易長恨歌曰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褰裳  
崔駰達旨曰有事則褰裳濡首

紅裳  
天寶遺事  
曰崔元徽

草裳  
嵇康集曰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中爲土窟夏則編草爲裳冬則以髮自覆

宿共眠取一絳裙掛著屏風上婦果來拔刀連上林欲刃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兄子是慙羞而退

紫裙  
蘇軾近遊賦曰著紫裙之襯徒

褰裳  
崔駰達旨曰有事則褰裳濡首

湘裙  
周易采接湘裙

練悅無等差  
美人裙也

油裳  
宋孔平仲詩曰狂風亂掣紙傘飛

被裳  
賈充曰刺史當遠視廣聽駕向垂

縷醉紅裙  
韓愈詩曰人解文飲惟能醉紅裙

練裙  
蘇軾詩曰哀哉練裙

縷裳  
韓愈詩以自掩乎命裳之閒者震悚

坐單裳  
劉昆列傳曰謂故

原裸國解裳  
所以當作裸國今吳是也見大聖之君愧禹文德欣然皆著

衣裳  
王充會嘗持鐵橋問項羽有意殺漢

服素裙  
東晉近遊賦曰若夫祭奠

被裳鼓甕  
晏子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甕

原裂裳裹楯  
後漢書輿服志曰樊噲以布裹冠之入軍立漢王旁視項羽

布裙荷屐  
荊州記曰劉盛公著練幅布

布裙曳柴  
東觀漢記曰王良爲司徒妻布裙徒跣曳柴

羽裳吹簫  
六典曰張昌宗侍武后羽裳吹簫

原詩  
陳蕭鄰詠複裙詩曰晶晶金紗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學楚寬帶爲思君

原銘  
晉傅元裳銘曰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裳五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四